



第一部分

(一)

2008年3月22日復活節前一天，喬治城大學神學院院長晚上八點剛過，開車路過學生宿舍。他偶一抬頭，瞥見宿舍零零散散地亮著燈光，院長皺了皺眉；「不在房間也不知道關燈！」正這麼想的時候，看見其中一扇窗口透出人影。

他有些不悅：「今天可是望復活大禮彌撒啊！居然有學生不去參加？」他立刻把車靠邊停下，衝進宿舍。

「院長？」警衛沒想到院長居然會出現，因為他也應該去參加望復活彌撒才對。「您怎麼會來？我以為您去參加大禮彌撒。」

「我剛從芝加哥回來。你知道誰還在宿舍裡？」

「這個我不清楚。」

院長又推開大門，往樓上張望，但已不見人影。他懊惱剛才沒有數一下是哪個房間。

「怎麼了？」警衛也跟著出來，望著同一方向，「您看見什麼？」

院長的口鼻冒著白色霧氣，半晌才自語道：「三樓……還是四樓？」他的食指在空中比劃了一陣，然後又進了大廳。

「院長，我陪您去吧！」

「不必了，你待在這裡。」

院長先搭電梯上了四樓，他緩步走在長廊上，留意著門縫是否透出燈光。他站在一個透著亮光的房間前，抬起右手，但他猶豫著是否應該敲門。然則此時，他聽到長廊的另一頭有腳步聲。

那一頭有盞燈壞了，一明一滅，並且發出微弱的答答聲。院長不由自主地退到轉角處，他不明白自己為何要躲？腳步聲愈來愈近，聽起來很沉重，似乎腳掌沒有完全抬起來，在地上磨蹭著。

然後他看見了；那一瞬間令他呼吸停止：一個沒有頭髮，身上布滿綠色鱗片，右手只有三隻手指，並且有長長的黑指甲的「不明生物」，穿著棗紅色長袖 T 恤和黑色運動褲。牠低著頭走到飲水機對面的房間前，伸出牠綠色的手轉開門把進了房間，關上門，並且上了鎖。

院長可是一位神父，居然連十字聖號怎麼劃都忘記了。「那是什麼？外星人住在我們的學生宿舍？我一定是瘋了……」院長癱靠在牆上，他用右掌按住口鼻，深怕呼吸聲被聽見。然後他緩緩地，側著身子慢慢下樓，不敢發出一點聲響。

「冷靜，冷靜……」院長這時才想起怎麼劃十字聖號。「我一定是眼花了……」不知走了多久，他終於到了一樓。

「院長？」警衛見他面無人色，氣喘吁吁，甚是不解。

院長一言不發，他伸手轉動警衛室的門把，但是卻喀拉喀拉地抖到轉不開，於是警衛立刻幫忙打開門。



「格拉漢院長，您不舒服嗎？」

院長沒理會他，逕自望向監視器，指著其中一個螢幕問道：「這是四樓北側的監視器吧？能把畫面倒回去嗎？」

警衛看看院長，沒有發問，便直接照做。

「停！」終於看到人影，但黑白畫面解析度不佳，加上閃爍的走廊燈，完全看不出異狀。院長來回看了好幾遍，連三隻手指的怪手也看不出來。

「這個學生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「你知道他是誰嗎？」

「看不出來。」警衛也琢磨半天，「不過從他走進去的那個房間看起來應該是……」他由抽屜中拿出一個本子，翻了幾頁，指著其中一處，「這個房間住的是修士，四人房，但目前只住三人。」

「我看看。」院長接過本子，然後抄下三位學生的名字。

2021 年 9 月 1 日，屬於耶穌會的台南市耶穌聖心堂迎來一位新本堂神父，由於 9 月 1 日並非主日，因此他尚未和教友們正式見面，不過透過群組，大家都和新本堂神父打過招呼了。

「主內弟兄姊妹們平安，我是 Rudolf Linke，中文名字叫林遠昭，美國出生。歡迎各位來參加平日彌撒、明供聖體、主日彌撒和每個星期五晚上的聖心彌撒，期待與各位在主內相聚。」

林神父先在群組裡輸入訊息，然後副本堂方神父向他

作環境介紹，之後原任本堂神父與他職務交接，忙完之後，副本堂又來找他。

「我們會院有廚師會做中餐和晚餐，但是周末休息，附近也有很多餐廳。」方神父指著聖堂側門邊的機車，「想出門可以騎這個。」

「謝謝你，我想在附近走走，熟悉環境。」

方神父很熱心地推薦他四周可以吃晚餐和買日用品的地方，然後才回到會院。

林神父站在停車場的大榕樹下，他先看了百達文教中心的建築物一眼，再望向反方向的聖堂；大門一塊黑色匾額，寫著「耶穌聖心堂」五個金色字。四層樓建築物，灰色配上棗紅色的磁磚，最左側是新安裝的透明黑電梯，看上去並不突兀。

雖然到了吃晚飯的時間，他卻忽然忘了。他踏上階梯，聖堂的全貌一點一點地呈現在他眼前，這座聖堂沒有十字架，只有一尊雙臂朝上，似十字架形狀的耶穌像在正中央。夜間唯一的燈光來源除了聖體燈，就只有耶穌像上方的黃光燈了。在一片闇暗中，耶穌像和旁邊的「天主是愛」清晰地映入眼簾。

他單膝跪地，然後找了最靠近聖體龕的位置跪下。雖然是座陌生的聖堂，他卻沒有一絲不安，溫暖的空氣圍繞著他，他閉上雙眼，腦海中沒有任何雜念，甚至沒有隻字片語。「天主禰在這裡，」他終於在心裡開了口，「為我這罪人，我受寵若驚。」

沉浸在這種氛圍的林神父不自覺地緩緩翻轉自己的雙



手，掌心朝上，他做伊納爵神操已如反射動作，他彷彿感受到耶穌在輕撫他的手指。

林神父仰起頭，他的腦海中看不見天主，但有個聲音對他說：「孩子，歡迎你，放心去工作，我會幫助你。」

他睜開眼，看見耶穌像，然後又緩緩低下頭，「感謝主。」他劃了個聖號，便起身離開聖堂。

走到大廳，他遇到兩位教友，其中一位提著兩袋裝得飽滿的購物袋。

「你們好。」他還不認識這兩個人，但先打招呼總不會錯。

兩位中年教友看起來像夫妻，女的那位驚呼：「神父你好高喔，請問你身高多少？」

「沒禮貌。」男的喝斥她，然後面向神父，「對不起，您一定就是新來的林神父吧？我們兩人是來上細胞福傳課程的，今天大家正好要聚餐。神父吃過飯了嗎？要不要一起來參加？」

林神父微微彎著身，因為他的身高超過兩公尺。正好今天他也打算參觀細胞福傳小組的運作，於是便答應了。

他旁聽這個課程。最初這個小組是由神父授課，之後第一代組員成為師資，而來自其他堂區的組員完成訓練後，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堂區組織新的小組了。

目前的師資是堂區第一代組員，除了講課，每次聚會都安排一名組員負責領導讀經、讀書、見證及分享。

這堂課晚上七點半開始，九點結束。此時一輛十多年的銀色 TOYOTA Altis 駛進了停車場，繞了一圈，停到聖心

大樓前。開車的人是細胞福傳小組學員張媽媽的姪子，大學畢業，待業中。他媽媽叫他開家裡的車來載阿姨回家。

「每次都要我當司機，不會自己來啊，當我很閒嗎？」年輕人一邊抱怨，一邊打開自己的 YouTube 查點閱率。

「1804？幹，為什麼衝不上去？」

嘈雜聲傳來，年輕人抬頭張望，見下課的學員們三三兩兩地出現在門邊，他離開車子，尋找他的阿姨，然後大力揮手。

阿姨正和一位高得很誇張的外國人交談，他也愣了一下，「是神父嗎？怎麼這麼高，恐怕有兩百公分吧？」

「神父再見。」阿姨終於過來了。「謝謝你宥佳，麻煩送我回家。」

年輕人沒有回話，逕自進了車內，發動引擎。「那個外國人就是新來的神父嗎？」他忍不住問道。

「對呀，從美國來的，他說他五十一歲了，看不出來吧？星期天也要麻煩你了。」

「好。」他儘量壓抑自己不耐煩的情緒，心裡不禁抱怨星期天還要一大早起來當司機。

終於把阿姨送回家了，他不想立刻回家，於是開車閒晃，滿腦子都在想怎麼衝點閱率。

不知不覺，這位叫陳宥佳的年輕人又看到聖心堂了。

「怎麼又開回來了？」他正嘀咕著，忽然看到鐵門打開一點點，走出來一個人，正是那位高大的神父。宥佳悄悄把車靠邊，停在教堂的對面，看看這麼晚了，這位外國神父跑出來做什麼。